

柴达木传奇

CHADAMU
CHUAQI

李嘉楼





2 034 3524 7

CHAIDAMU CHUANQI

柴达木传奇



花城出版社

柴达木传奇

李嘉楼 著

★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3插页 110,000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9,000册

书号 10261·436 压塑本定价 0.83元

.....
一九五四年的五月，我和一支
.....
石油地质勘探队首次进入了柴达木
.....
盆地。直到现在，每当我回忆起那
.....
一段艰苦而又有趣的经历，我总是
.....
不禁神往……
.....

目 录

第 一 章	初进柴达木	1
第 二 章	我决定把她送回去.....	11
第 三 章	小莉开始锻炼.....	26
第 四 章	鲁莽的求爱.....	40
第 五 章	古德的仇恨.....	47
第 六 章	迷路	57
第 七 章	绝境(一)	64
第 八 章	绝境(二)	79
第 九 章	阿登马海	94
第 十 章	失踪的部落	104
第十一章	马副官	122
第十二章	人质	135
第十三章	和解	150
第十四章	成熟了的爱情	169

第一章

初进柴达木

在进入盆地之前，整整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柴达木大队的人马停留在敦煌作准备工作：找向导，组织运输力量，筹备一切预计进去后所必需的物品。关于这个宽七百多里、长一千多里的荒芜人烟的神秘地方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。以致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传说，究竟哪些是事实，哪些是虚构或是夸大了的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对传说里所提出的各种问题，一律都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。水源非常缺乏这一点，可说是肯定了的，所以我们组织了庞大的汽车队和骆驼队，以便在汽车能通行和不能通行的地区供应水、粮食和其他物资。一些简单的药品我们固然要带，同时也带了各种维生素，因为盆地里没有青菜吃也是肯定的。此外还带了大量的阿的平，因为据说那里有瘴气，“黄色的象烟雾一

样的东西，人碰见了就要死。”

我们每一个小队配备一个警卫班。在青海、新疆、甘肃三省交界处，曾经消灭了一股乌斯满匪徒，说不定会有漏网分子窜进柴达木盆地的。

人们往往只知道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，却不知道它乐趣的一面。其实野外地质工作是最有趣的工作之一。且不说它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，使人越干越有兴趣；也不说它是体力和脑力同时并用，使人身心愉快的工作；更不说工作人员因为知道他们自己的每一步路、每一分努力所起的作用而觉得的光荣和愉快；单单只说他们所见到的祖国丰富多采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，就足以补偿他们的全部辛苦了。

我在四川工作过，见过川西平原一望无涯的稻田；我也到过内蒙古，见过辽阔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；也到过新疆，见过葡萄园和连绵不断的沙丘。可是一进柴达木盆地后，所见到的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，大自然在这里显露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。

我们队部最初驻扎在茫崖地区，那里的土地是光溜溜的，寸草不生，给人的印象是寂寞、空虚、荒凉。

更奇的是：那里遍地都是盐。

那些岩盐有好几米厚，人和汽车就在盐上走。大师傅做菜要加盐时，在地上捡一块干净的盐，往锅里一丢就行了。

后来开辟公路，有一段长几百里的路基全是盐，路面铺的也是盐。这种公路恐怕全世界也只有柴达木才有的吧！

这些盐有的结晶颗粒很小，胶结成为很硬的石头；有的结晶块很大，可以敲成一块块透明光滑的立方体，它玲珑可爱，象水晶，非常名贵。听说制造某几种光学仪器就不能缺少它们。有些还带有颜色，颜色分紫、紫红、蓝等几种。

从地质观点来看，这些盐的生成倒不奇怪。柴达木盆地原来是个大湖，后来由于气候变化，湖水渐干，湖里的盐就沉积下来，又由于雨水稀少，就一直保留在那里。

七月里，队部搬到俄博梁，路经马海。

在马海地区，长着一种树，叫沙柳。树并不高大，树干只有大脚趾那么粗，可是挖下去，树根却有手抱那么粗。听说这种树的根能深扎下去一二十丈。这些特性当然是为了适应沙漠中的干旱气候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粗树根倒是很好的柴火，给我们节省了不少的煤炭。

在俄博梁我们碰见了一只大熊，大家埋伏了很久，见它一直没有动静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死熊，有黄牛那么大，捋它一掌，脖子准能被打断，可是它已不能伤人。它糊里糊涂离开了阿尔金山老家，来到这种不毛之地，终于渴死了。发现大熊的山我们就叫大熊山。

我们的供应线越拉越长，水和粮食的供应越来越困难。吃用的水，得由汽车到离工地几百里的水源处去拉回来，算起成本，每一吨水要花一百多元。为了替国家节约资金，我们早上只用半口缸水洗脸。

在伙食方面，蔬菜和鲜肉是运不进来的，因为在半路上就已经不是臭了就是干了。我们的副食品只能是黄花（金

针)、木耳、粉条、黄豆、榨菜、玉兰片(笋干)和腊肉。这些东西偶然吃一顿两顿还不觉得怎样,可是天天都吃它们,那就受不了啦!到后来,我们一见到这些“干家伙”就头疼。我们吃饭的时候,越来越多的谈到青菜。北方人夸北方的小白菜,广东人则绝口称赞翠绿色带油花的炒芥兰,湖南人则思念他们故乡的青辣椒。这些谈论成了我们吃饭时间的主要乐趣,至于吃饭本身的乐趣,却是一天天减少,到后来几乎可以说吃饭变成了任务——如何想法子把饭菜咽下去,使自己有力气进行工作。

我们管理员挺有意思,他在厨房门口贴了一副对联:“木耳粉条黄花菜,黄豆榨菜玉兰片。”横额是:“面条糊涂”。这四个字指我们吃的面条,因为锅小人多,做出的面总是糊涂一片。这也是个头疼的事。顺便谈一下,后来我们收工出盆地,到了有人烟田地的敦煌县时,这位管理员在馆子里一顿吃了五斤炒菠菜。这一顿吃得四座失色,服务员目瞪口呆,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。

虽然生活艰苦,同志们的情绪却很高,工作进行得很顺利。开工以后,我们头一个月的任务超额完成百分之九,第二个月超额百分之二十二。但是我们的胃口比这还大,我们一心想超额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。然而,有一个原因限制了我们,使我们很难再进一步。

我们在队部的同志,工作时只要使用手和脑;而仪器组的同志们则除了手和脑之外,还要用两条腿。他们每天要走五六十里,要超额更多,那还不止。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个相

应的办法：每隔一个时期，仪器组的同志和计算组的同志对调一次，原来计算的出去观测，观测的回来队部作计算。这样两条腿便有机会得到休息，过一个时候再对调。

我们队有一位重磁力技术员（计算组组长），一位重力技工（仪器组组长），一位磁力技工和一位磁力学徒。后两个人可以轮换出去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不幸的是，那位重磁力技术员有慢性关节炎，他只能老在队部作计算，而另一位则老是要跑野外。

问题就在这里：如果老是一个人在跑野外，那就不能超额很多；如果要超额很多，那就得有人来轮换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！

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队长，在劳动竞赛中，你听说别的队在超额很多，而你的队却粘住了脚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

于是我就打报告，派管理员回去向大队部要人。我叮嘱他要一位身体棒棒的、经验丰富的技术员或是技工。

结果人是来了，却叫我大失所望！

那天汽车从茫崖回来（这时大队部已搬到茫崖，那里已成为基地），大家听见汽车响，涌出了帐篷，快乐地喊开了：“汽车回来罗！”“汽车回来罗！”汽车还没有停下，他们就纷纷地问起来：

“管理员，有我的信没有？”

“我的烟买了没有？”

“哈哈，我的糖来了，妙极！”

.....

我也很着急，向上级要的人该来了。

突然，我看见司机台上坐了个女的。我的心顿时冷了下来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上级派了个女的来。

那位姑娘怯生生地爬下汽车，微笑地对帮她拿行李的人说了一声谢谢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然后带着逗人怜爱的笑脸，惊慌地、惘然地望着人群。

完了！

如果从汽车上下来的是位身材高大、胸脯挺得高高、面色红润、说话声音宏亮、面部表情是沉着自信的姑娘，那还不致于令人完全失望。

但不是那样的，下来的姑娘是中等个子，很瘦弱，不合身的工作服显得又宽又长，袖子差不多把手掌都盖住了，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鞋，脸儿又白又嫩。那逗人怜爱的笑脸，那胆怯的眼光，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：“谢谢！”……

完了！

漂亮是相当漂亮，跳起舞来，一定是轻盈婀娜，但这里是什么地方呀？

我看介绍信：兹介绍实习员（好哇！还叫我们培养实习员！）林莉莉同志（乖乖！这象是个跑野外的人的名字吗？）……

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极力隐瞒自己不愉快的心情，尽量用温和的口气把队上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。我没有理由伤她的心，她毕竟是头一次踏上工作岗位。

我没有告诉她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位能跑野外的人，因为

我认定她不能跑野外，说了反而使她为难。我只说计算组很忙，她来了可以大大地帮忙。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见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脸上升起淡淡的红晕，这使我很高兴。

可是当我谈到目前工作的艰苦，以及将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时，也不晓得是我自己主观还是怎么的，我见她的眼光似乎更胆怯，脸色似乎更苍白了。于是我的心又烦了。

“我刚从学校出来，没有经验，还不习惯野外生活，以后我自己要好好锻炼……同时希望大家也给我帮助。”她的声音仍然是很小，但其中有一种真诚的谦虚和决心，特别是她说“希望大家给我帮助”，而不是说“希望队长给我帮助”，这使我很高兴。我心里想：“看起来人是很好的，可惜就是个女的，而且人太怯弱和娇嫩。”

“你明天再上班，今天就休息休息，把东西整理一下，我叫他们给你搭个小帐篷。”

她的脸红起来了，讷讷地说：“……我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的，这里没有野兽，我们还有警卫。”

“不是的，我一个人……害怕……”

这个问题好解决，对工作不但没有影响，反而多少有点好处，每次搬家省得多一个帐篷的搭和拆的麻烦。

我就叫她住在我和计算组组长刘群住的那个帐篷里。每次仪器组组长杨成林回来，为了商量工作方便，也是住在那里。他那天恰好也回来了，四个人还不算太挤。

仪器组第二天要出发。那天晚上，我、刘群、杨成林三个人讨论这次出去的计划，按照这个计划，如果能在预定的

日子完成，那就超额百分之二十五。

我问杨成林：“怎样？吃得消吗？”

“苦是苦一点，还能对付得过去。”

这个答复是我所预料到的，但是我心里仍然感到很难过。当然，如果他是队长，我是仪器组组长，肯定的说，我的答复也是这样的。可是我总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其实他又不是为了我而工作，他——仪器组组长，我——队长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。然而我感到内疚，似乎是我在什么地方没有尽到责任。

开完会回去，我们见林莉莉还没有睡，她坐在床头正就着烛光看《专家建议》油印本。我们退出帐篷外，等她脱衣上床了，我们再进去。

“怎样？我们这个家还不错吧？”刘群眯着眼问林莉莉。

“唔，不错！”她躺在被窝里两眼巡视着帐篷，笑着回答。

熄蜡烛后，杨成林想起一件工作上的问题，我们又商量了一会。停一停，我想起一件小事，和他谈，他用昏昏欲睡的声音答：“我建议把她送回去。”此后他的鼻息越来越均匀，我以为他已经睡了。忽然，他“唔”了一声，翻个身，哑着嗓子又提出另一个小问题。我答复了他，他却没有答应，干脆打起鼾来。

于是我想到隔壁床上那位姑娘的问题，这时她静静地躺着，恐怕是睡了。

从她下汽车那时起，我就不准备把她放到仪器组了。当

然，别的队也有女仪器组长，但是人家是什么女的？而她又是什么女的？人家经过了多少时间的锻炼，而她才出学校大门，只在酒泉实习过两个月！

我痛心地想到今年的劳动竞赛要失败了。

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：要求换一个——要求上级把她调回去，再换一个来。只要能独立工作的学徒就行。

可是，看样子，上级是不会答应的。的确，不会答应的！怎么办呢？

对了，有办法了！把她送回去，送回去了，上级总不会再送来的，到那时再要求重新调一个来。批评就批评，我接受就是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真心的替那位姑娘难过。她并没有过错，她刚刚踏上工作岗位，正是一生事业的开始。若是把她送回去，不管我再说得好听，终归还是伤她的自尊心，她一定会很伤心的。

送回去呢？还是不送回去？我左思右想，一直拿不定主意，正因为拿不定主意，这件事就拖了一段时间。

后来她告诉我，那时她并没有睡，她想起了妈妈、学校，她心里有点害怕，害怕队上的陌生面孔、周围可怕的环境和我的冷淡（我极力掩饰，她还是看出来）。她不敢翻身，她怕别人知道她睡不着。本来那天因为长途坐汽车她已经很疲倦，两个钟头以前就想钻进被窝的了，但她没有那样做，她怕别人说她懒。那天晚饭吃的是馒头，她吃不惯，吃了半个就吃不下，尽管剩下的一半她吃起来就象嚼纸一样，

她还是努力把它吃完了，因为她怕人家说她是小姐，吃不了苦。

这位姑娘走向生活的头一天就在咬牙斗争，可是我不知道。

第二章

我决定把她送回去

三天后，我们队部搬家，中途遇到一个草滩，面积约有二百平方里，中间低洼地方积有一些水，水有点苦味，介乎“苦水”与“甜水”之间。草滩上有一大群一大群的黄羊和野马。我们管理员说这些马足可以装备一个骑兵师。其实这些叫它们野马倒不如叫它们野驴适合，无论形状、大小、颜色，它们都更象驴子。

这时上面已有通知：准许打猎，就地取粮，以减轻粮食供应的负担。我们决定停下来花两个钟头打野马。我正和警卫班班长商量，要派两名好射手去打，我们的驼员（负责管理骆驼的）兼向导，一位二十来岁的蒙族青年名叫古德的走过来，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。

“你一个人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要打很多的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

我们把任务交给他，因为我们知道少数民族打猎是有一手的。他要了一支七九步枪和十发子弹，向离我们最近的一群野马走去，在离五百米远处，他停止前进，卧下，把枪架在面前的土堆上，瞄了几秒钟，就向停止吃草静静地望着我们的野马群射击。枪声一响，一头野马倒下去，其他的仍然呆呆地望着我们。他一连又开了三枪，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又倒下了三头。第五枪打伤了一头，它跪下，又跳起来挣扎着拼命跑，其他的也跟着跑起来。这时古德又连放了三枪，（其速度之快一个老兵都赶不上。）又有两头倒下去，其余的跑得象风一样快，转眼间已是无影无踪了。

虽然我们离古德很远，他开枪时，林莉莉用手掩住耳朵，眼睫毛不停的颤动，把我们都笑坏了。

那天的晚餐是我们进盆地以来最漂亮的一顿饭，个个吃得眉飞色舞，其中尤以古德吃肉吃得最起劲。他的胃适应环境能力非常惊人，在我们长期吃“干家伙”的时候，他从未发怨言，食欲也正常；如今有肉吃，他又能一顿吃它七八斤。只见他盘腿坐在地上，左手抓大块野马肉，右手拿着他那把随身佩带的小匕首，不动声色地吃。他能用他那把锋利的小匕首在嘴巴上割肉，既快又利索。他丢掉的骨头都是光溜溜的，上面的一点点肉屑都给他用小匕首刮下来吃掉了。

野马肉一直吃了七天，吃了两顿野马肉包子，那几天的